



敦煌佛經卷子巡禮

讀敦煌膠卷筆記之八

幻生

(續上期)

S二七二四是華嚴經的卷子，它的「後記」是：

夫妙旨無言，故假教以通理，圓體非形，必藉（物）以表眞。是以亡兄沙門維那慧超，悟射命難，恃識三聖易依，故（罄）資竭賄，唯福是務，圖金客（容？）於靈刹，寫冲典於竹素。而終功未就，儻遠異世。弟比丘法定，仰瞻遺跡，感慕遂甚，故瑩飭圓刹，廣寫象經，華嚴、涅槃、法華、維摩、金剛般若、金光明、勝鬘奠福，鍾亡兄騰神梵鄉，遊形淨國，體悟無生，早（離）苦海，普及含靈，齊成正覺。大魏正光三年，歲次壬寅，四月八日訖部。

依據這段「後記」的記載，我們知道S二七二四華嚴經的這個卷子，寫於北魏孝明帝的正光三年（五二二），是一出家比丘名叫法定的，瞻仰其亡兄沙門維那慧超的遺跡，有感而廣寫華嚴等象經，以爲奠福。

S一三一七是涅槃經的卷子，其「後記」中記：

保定四年，六月戊子朔，廿五（日）壬子，比丘道濟，減割衣鉢之餘，敬寫涅槃經一部。因此福，上鍾七世父母，六親眷屬，永離苦原，登涉妙境，現身寧泰，萬惡雲消。象福競集，捨此穢形，直生兜率，面奉慈顏，餐承法教，獨悟無生，入於清（淨）。次，又願國難早平，萬民安樂，風雨應時，苗實茲茂，法界含生，同昇法堂，一時成佛。

這是寫於北周武帝保定四年（五六四）的卷子，也是一個出家比丘僧道濟敬造的。大抵道濟是請人代寫的，所以「減割衣鉢之餘」，敬寫這部涅槃經的。至於他寫這部經的目的，「後記」裏說得非常詳細，爲了七世父母與六親眷屬永離苦原，上生兜率，親見彌勒，同時希望國難早平，人民安樂，法界衆生，同成佛道。

S一九四五也是一個涅槃經的卷子，其「後記」裏寫着：

周保定五年乙酉朔，比丘洪珍，自慨摩心集於愚懷，宿障攝於正軌，仰惟大聖，遂勸化道俗，寫千五百佛名一百卷，七佛八菩薩咒一百卷，諸雜咒三千頭。寫涅槃經一部，寫

法華經一部，寫方廣經二部，仁王經一部並疏，藥師經一部，寫藥王藥上菩薩經一部，戒一卷。並律評誦，茲福普爲盡法（界）一切衆生，登彌勒初會，一時（成）佛。

這個卷子寫於北周武帝的保定五年（五六五），由比丘洪珍發起，勸化道俗，從事大規模的寫經工作。我們由「後記」裏所記，大抵可以知道，這一寫經的工作，是由洪珍爲主體的，向道俗募集經費，大量地書寫佛經，除了書寫涅槃經而外，還寫了許多其他的經典，卷帙部數之多，堪稱一個有計劃的私人書寫佛經的機構。寫經的目的與願望，希望一切衆生同登彌勒初會，同成佛道。

上面我們舉示了三個佛經卷子的後記，說明這些佛經寫於什麼年代，其寫經的動機與目的是什麼。這三個卷子，都是出家比丘發起寫的。

至於比丘尼發起寫的佛經卷子，我們在敦煌寫卷裏，也見到很多。這裏，我們舉錄如下：

S 四三六六這個卷子，其「後記」中記載：

夫福不虛應，求之必感，果無自來，宗因必尅。是以佛弟子比丘尼道容，往行不修，生處女穢，自不遵宗妙旨，何以應其將來之果。故減徹身口衣食之資，敬寫涅槃經一部。願轉讀之者，興無上之心；流通之者，使衆或感悟。又願現生住念，無他苦疾；七世父母，先死後亡，現在家眷，四大勝常，所求如意。又稟性有識之徒，率齊斯願。大統十六年四月廿九日。

這是一個比丘尼發起寫的卷子。她爲什麼要寫這部涅槃經，後記中說得非常清楚：「往行不修，生處女穢，自不遵宗妙旨，何以應其將來之果？」因此之故，她節省衣食之資，敬寫這部涅槃經。這部經大抵是出資請人寫的。寫的年代，是魏文帝的大統十六年（五五〇），四月廿九日。

S 二一五七，是法華經的寫卷，其「後記」是：

靈脩寺比丘尼善信，知身非有，淺識苦空，遂減三衣之餘，敬爲亡妣寫法華經一部。以此功德，願亡妣乘斯福業，上品上生，現在安樂，普及含靈，俱同妙果。天授二年三月廿九日寫。

我們從這個卷子的「後記」裏，可以明顯地知道，這是一個出家比丘尼，爲了追念她的亡母，節省衣食之資，書寫了這部法華經。並願以此寫經的功德，其母獲得上品上生的果位。這純粹基於報母恩的心情來寫經的。這個經卷，寫於武則天的天授二年（六九一）三月廿九日。

上面我們舉示了出家比丘、比丘尼的寫經情形，至於一般在家人寫經的目的，更是各式各樣，其身份也是各不相同的。這裏，我們畧爲舉示說明。

S 二一五四號這個卷子的第二部分，爲「佛說甚深大迴向經」，其「後記」中記：

大隋開皇九年四月八日，皇后爲法界衆生，敬造一切經，流通供養。

這是隋文帝（楊堅）的皇后，發心敬造的一切經卷，其目的，是爲「法界衆生」而寫一切經的，動機非常單純。

S 九八〇號卷子，爲「金光明最勝王經」寫卷，其「後記」裏所記：

辛未年二月四日，弟子皇太子恒，爲男弘忽染痢疾，非常困重，遂發願寫此金光明最勝王經，上告一切諸佛諸大菩薩摩訶薩，及太山府君，平等大王，五道大神，天曹地府，司命司錄，土府水官，行病鬼王，疫使，知文籍官院長，押門官專使，可嚙官並一切幽冥官典等，伏願慈悲救護，願弘疾苦早得痊平，增益壽命，所造前件功德，唯願過去未來現

在，數生已來，所有冤家債主，負財負命者，各願領受功德，速得生天。

根據這個卷子的「後記」，這是皇太子恒，為他的兒子染患嚴重的痢疾，祈求早日痊愈，發願而寫的金光明經。後記中除了上告一切諸佛，諸大菩薩之外，還列舉了當時中國盛行的各種神祇鬼王，慈悲救護。從文字的字裏行間，充分地流露了父母對子女病苦的憂慮關愛。至於皇太子恒，是什麼朝代的皇太子？後記裏沒有說明。我查二十五史，唐穆宗名叫李恒，他是唐憲宗的第三子，在位僅有四年（八二一——八二四）。憲宗的年號是元和，元和共有十五年（八〇六——八二〇），在這十五年中，六十干支，只有辛卯、乙未，而沒有「辛未」。這個卷子是「辛未年二月四弟子皇太子恒」寫的，在穆宗做太子的這段期間，其中沒有辛未年。顯然地，這個卷子的皇太子恒，自然不是唐穆宗了。此外，宋真宗的名字叫趙恒，真宗是太宗之子，在位二十五年（九九八——一〇二二）。宋太宗（趙光義）在位的二十二年裏（九七六——九九七），六十干支，只有辛巳、癸未，辛卯、乙未，也無辛未年。這個卷子，當然也不是趙恒寫的。所以，我們懷疑辛未年的這個干支可能有錯誤。不然，我們委實查不出「皇太子恒」，究竟是什麼朝代的人了。

S 八七號卷子，是金剛經的寫卷，其「後記」記載：

聖曆三年五月廿三日，大升拔谷副使，上柱國南陽開國公，陰仁協寫經。為金輪聖神皇帝，及七世父母，合家大小，得六品，發願月別，許寫經一卷；得五品月別，寫經兩卷。久為征行，未辦紙墨，不從本願，今辦寫得，普為一切轉讀。

寫這個金剛經卷子的陰仁協，為一久征在外的政府官員，他寫經的目的，為了報答皇帝和七世父母的恩典，以及祈望合家大小，得六品官，寫經一卷，得五品官，寫經兩卷。明白地說，這

是為了報恩和做官升遷而寫經的。

S 一七四六號，也是金剛經的寫卷，它的「後記」裏寫着：

弟子令狐，為龍王，行病鬼王，冤家債主，敬造像二區，寫金剛般若一百部，法華一部，於靈安寺壽禪師院內潔淨寫。

令狐氏到靈安寺的壽禪師院內，寫一百部金剛經，一部法華經，其目的是為龍王，行病鬼王，冤家債主而寫的。大抵這類寫卷，是為個人的消災還債而書寫的。敦煌卷子裏，有很多卷子，都是因為這種原因與動機寫成的。

S 二六〇五號為優婆夷劉圓淨寫的金剛經卷子，其「後記」中記：

大隋大業十二年七月廿三日，清信優婆夷劉圓淨，敬寫此經，以茲微善，願為一切衆生轉讀，聞者敬信，皆悟苦空，見者受持，俱勝常樂。又願劉身早離邊荒，速還京輦，罪障消除，福慶臻集。

她寫這個卷子的目的，希望以此寫經功德，能夠從邊荒地區，早日回到京城。她為什麼到了邊荒地區，是犯了國法，被充軍到邊疆？還是隨夫遠征在外，駐守在邊陲？後記裏沒有說明，我們無從猜測推定。

S 五五四四號卷子的第二部分，為「佛說閻羅王受記經」，其「後記」中記：

奉為老耕牛一頭，敬寫金剛一卷，受記一卷，願此牛身，領受功德，往生淨土，再莫受畜生身，天曹地府，分明分付，莫令更有誰（讎？）訟。辛未年正月。

這是一個仁慈的飼主，為家中飼養的一頭老耕牛，寫了一卷

金剛經和一卷受記經，希望以此寫經功德，老耕牛往生淨土，莫再輪迴六道，受此畜生之身。

S五六六九號也是金剛經卷子，「後記」裏記：

天祐三年丙寅二月三日，八十三老人，刺左手中指出血，以香墨寫此金剛經流傳，信心人一無所願，本性實空，無有願樂。

這個卷子寫於唐哀帝的天祐三年（九〇六），是一個八十三歲的老人，刺血寫成的。這位老者不僅是個虔誠的佛教徒，而且他對金剛經的法義了解很深，知道『本性實空』，無所願求，為寫經而寫經的。

S四五二八號，是「佛說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經」的卷子，其「後記」裏記：

大代建明二年四月十五日，佛弟子元榮，既居末劫，生死是累，離鄉已久，歸慕常心。是以身及妻子，奴婢六畜，悉用為比，沙門天王，布施三寶，以銀錢千文，贖錢一千文，贖身及妻子一千文，贖奴婢一千文，贖六畜入法界之錢，即用造經，願天王成佛。弟子家眷，奴婢六畜，滋溢長命，及至菩提。悉蒙還闕，所願如是。

這個仁王經的卷子，寫於北魏孝莊帝的建明二年（五三一），發心出資寫經的是元榮。他的寫經動機，是：「既居末劫，生死是累，離鄉已久，歸慕常心。」所以，他將布施三寶的錢，以及贖身及妻子、奴婢、六畜的錢，用來寫經。至於他的願望，是天王成佛，家眷奴婢長命，以至獲致菩提。

S三二五二號，是「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」卷子，「後記」中記：

弟子押衙楊美德，為常患風疾，敬寫般若多心經一卷，

願患清散。

這是個患風疾病苦的佛弟子，在公家服務，寫經而望病愈。

S四二一六號，也是「心經」卷子，「後記」中記：

天寶八載九月，弟子尹遊巖，為亡父寫。

天寶是唐玄宗的年號，天寶八年（七四九）尹遊巖為他的亡父，書寫這部心經，當然是用來追思的。

S三五二八號卷子，是「大般若涅槃經」的寫卷，「後記」裏記：

開皇八年八月三日，佛弟子輔國將軍，中散都督趙昇，深自慨歎；前不值釋迦八相成道，後未蒙彌勒三會，於像法之內，發菩提心，敬造大般若涅槃經一部。及自己身，家口大小，上為國主、龍王，普及含識衆生，同登正覺。

隋文帝的開皇八年，也是西元五八八年，當時的這位輔國將軍中散都督趙昇，慨歎生於像法之際，未值佛世，因此，敬造這部大般若涅槃經，為自己及家人，更為國主與一切衆生，仗此功德，同成佛道。

S一九六三號為「金光明經」的卷子，「後記」裏記：

清信女盧二娘，奉為七伐（代？）仙（先？）亡，見存眷屬，為身陷在異番，敬寫金光明經一卷，唯願兩國通和，丘（兵？）甲休息，應沒落之流，速達鄉井，□盧二娘同霑此福。

這個卷子，是一個身陷在異番的盧二娘所寫，她希望以此寫經功德，促成兩國通和，停止干戈，使一個流落在外國的女子，早日回到自己的國家裏。

（未完待續）